

河南周山村婦女

改村規 倡「平等權」

「男大當婚、女大當嫁」這句被人們常常掛在嘴邊的話，千百年來左右着內地農村男女的命運。男人們一生一世住在一個村落，繼承和擁有土地、房產等資源，擔任傳宗接代的任務，女子則要出嫁，離開生養自己的父母。然而，一直被認為是窮鄉僻壤的河南登封周山村，卻對這一婚俗大膽說「不」。周山村不僅辦起了「女娶男」的婚禮，還讓外嫁女回村落戶……這個距離聞名遐邇的少林寺只有半小時車程的小鄉村，究竟是怎樣在內地率先打破傳統婚俗，以「村規民約」的形式賦予婦女平等權益的呢？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實習記者 張倩、通訊員 尚曉通 登封報道



■周山村婦女參加村規民約修訂討論。

11月的登封已經開始冷，但走進周山村，綠樹成蔭、藍天白雲，空氣都變得清新起來，吸到鼻子裡都是涼的，感覺和外邊大不一樣。

周山村確實和外邊大不一樣。這裡發生的幾件事情不僅改變了本村的命運，甚至影響到了全國。

女娶男 婚居自由達共識

2008年11月26日，周山村的郝枝為大女兒滿紅舉辦了一場轟動全村的「女娶男」婚禮。這是她一家人一輩子都難忘的一天。婚禮現場熱鬧非凡。禮台下人山人海，禮台兩邊大幅對聯寫着「男尊女、女尊男、男女平等；男娶女、女娶男、兩樣都行。」女兒滿紅坐着花車風風光光地把女婿接了回來。村民都說「周山村幾千年都沒有過這樣的婚禮」，也有村民感慨，「真是生男生女都一樣，招女婿也照樣排場」。

自此之後，婚居自由則成了周山村村民的共識。「男到女家，女到男家均可，婚居自由。以前農村還規定家裡有兒子的，女兒不可以招婿。現在不管家裡有幾個兒子，只要女兒想招婿都可以，婚嫁自由。」長期關注婦女權益問題的河南社區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梁軍告訴記者。

破舊俗 女兒打幡摔盆

在農村，除了婚嫁和生育之外，傳統喪葬習俗中也有很多重男輕女的規矩。從報喪、出殯到打幡摔盆，每一個儀式都是男性為主。「死者的孝子一手拿着招魂幡，一手摔盆，一路號啕。打幡摔盆只有繼承人才能做。因此，在農村打幡摔盆具有很重要的繼承意義。」梁軍告訴記者。

在村裡做計生工作的周改家五個姐妹，沒有弟兄。2012年母親過世時，她主持了出殯儀式，還讓四妹摔盆。這場葬禮讓大家看到，女兒照樣可以養老送終。村裡一位老太太說：「事情這樣一辦，那些沒有兒子的老人再也不用抬不起頭了，再也沒人敢說啥了。」



■周山村婦女對村規民約修訂積極表態。 本報河南傳真

共同討論 修改村約

在梁軍看來，要想改變村民的傳統觀念，修改「約定俗成」的村規，最重要的是資源的再分配，並讓大家意識到，「修改村規民約，讓婦女享受平等權益，其實是為了維護大家的共同利益。講通這些道理後，村民們都還是很欣然接受的。」

2009年，景秀芳作為婦女代表和周山村50多名村民代表、黨員、村民組

長等一起來參加「周山村修訂村規民約研討會」。

在景秀芳看來，所謂修改村規民約，其實是村民們共同討論出來的。「只要大家覺得這個事對大家都有好處，那就改。」

記者了解到，男女地位在資源分配方面，尤其顯得不平等。周山村婦女在會上把問題都擺出來：「有的家庭四五

個男孩都能堂堂正正地分地，憑啥只有女兒的家庭只讓招一個女婿？」「憑啥出嫁女只要一結婚，就沒有資格再分配糧款？」「憑啥離婚婦女不能回村，不能參加村裡土地分配？」

2012年5月第二次修訂，這一次婦女代表在會上踴躍發言，條款增多，涉及面也更寬了，補充了很多涉及婦女權益的東西。

針線搭橋「繡」出話語權



■婦女們在協會一起做手工藝。 本報河南傳真

「男尊女卑、男婚女嫁」的觀念上千年來根植在中國農村。周山村何以成為第一個「吃螃蟹」的？

梁軍告訴記者，是「針線」搭的橋。「周山村有不少婦女都會繡花、織布，覺得這樣完好地保留傳統手藝非常難得。」隨後，在河南社區教育研究中心的幫助下，周山村成立了「婦女手工藝協會」。平時沒事，姐妹們就會到村裡的文化大院一起做針線活。

協會會長景秀芳是大家用丟玉米粒的方式投票選出來的。她說，「因為一起做針線活，以前姐妹們不愛說話，害羞。現在明白自己也有潛能，女人也可以發揮自己的作用。」

梁軍告訴記者，在這個過程中，村民的獨立意識、自信心、社會責任感，以及性別平等意識都在慢慢成長。在這個背景下，婦女參與村裡事務的意識增強，修改村規民約水到渠成。

景秀芳的丈夫金栓說，現在秀芳可愛管村裡的閒事，還經常跟他辯理。景秀芳形容與丈夫的關係，「以前我是仰視他，現在我跟他他是平視，沒有誰壓倒誰，更多的是互相尊重」。



■周山村「女娶男」婚禮現場。 本報河南傳真

「把教書當做良心活計」

普榮，一個80後年輕小伙。20歲那年師範畢業，他選擇回到家鄉哀牢山區的雲南新平縣老廠鄉，成為一名鄉村小學老師。14年過去了，學生一批又一批地送走，普榮依然選擇站在哀牢山中的7尺講台上。不同的是肩負的任務更繁重了，學生大部分住校，普榮和同事們需24小時像父母一樣照管這些小小年紀就離家的孩子。從一個初登講台的年輕教師，到連續6年被考核為優秀的新平縣骨幹教師，普榮說只因為自己「把教書當做了良心活計」。

■文/圖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蓮芝 新平報道



■普榮在給五年級的學生上語文課《黃山奇松》。

■普榮帶高年級的學生在校園的菜地裡翻土，準備種菜。

採

訪普榮的第二天一早，記者旁聽了普榮為5年級上的一節語文課《黃山奇松》。

注重互動教學

「黃山奇松奇在哪裡？」「課文裡有哪些詞是第一次學到的？」「聽、讀時注意找出有哪些字詞的寫法相近……」普榮在課堂上的講解並不多，甚至只是隻言片語，更多是引導、啟發，倒是學生的討論佔據了大部分時間。從一篇範文裡，普榮讓學生感受到了黃山松樹的奇特，作者觀察和描寫的細膩。包括形似字，雲南方言分辨不出的前後鼻音的辨識也在師生互動中完成了。輕鬆、活潑的45分鐘，透出的是普榮多年來對學生學習習慣培養的用心，教書的潛心。

買電腦做課件

「遺憾沒有電子白板，不然生在山裡的孩子們由於熟知雲南松，就能非常容易地從電子教學中

形象、生動地認識黃山奇松了」。普榮總結了自己這堂課的缺憾。

為了教好學生，普榮很「捨得」投入。2003年，月薪只有600多元，普榮用攢了3年的5,400元，買回了一台筆記本電腦，這是老廠鄉的第一台電腦，當普榮第一次用APP課件給學生上課時，教學效果奇好，孩子們也開始學會用電腦了解外面的世界。

因為交通不便和信息相對閉塞，上學對於常年生活在哀牢山區的學生和家長來說，曾經不是那麼必需和緊迫，學生會因為一些瑣事就離開學校，找回報學的學生是普榮最欣慰的事。

從工作的第一學期起，普榮用課餘時間跑遍了所有學生的家。哀牢山地域廣闊，學生們住在相隔甚遠的村寨，報學的幾個學生在幾次家訪後回到了學校，但其中2個山蘇（雲南彝族的一個分支）寨子的男生，一聽到老師進寨子的消息就躲了起來，讓普榮幾次撲了空。當時通訊不方便，更沒有手機，後來，在熟悉其行蹤的村民的幫助下，普榮和同事早早地把摩托車熄了火，在山上找到了正在撿松茸的學生，耐心細緻地和學生及家長溝通後，這兩名學生終於返校並順利畢業。

課內老師 課外「家長」

記者手記

清晨6點半起床，帶學生早操，上課、與學生一起做課餘活動，上晚自習，直到學生就寢後，時間才屬於自己，普榮和同事的每一天幾乎都是這樣度過的。普榮介紹，現在國家提倡優化辦學資源，學生都集中在師資和硬件都比較好的學校上課，許多學生從一年級就住校，孩子進校後需從學習習慣和生活習慣

開始培養，教學和管理學生的任務和難度加重了許多，老師們基本上除了睡覺都是和學生在一起。

在學校採訪的當晚，記者進入一年級的男生宿舍，下了晚自習的孩子們就熱鬧起來了，不慣生的紛紛在相機前擺起了pose。讓人驚訝的是，7歲孩子們宿舍的整潔度遠遠超過記者的想像，床上的被子、毛毯摺放得整齊齊齊，毛巾和牙刷排列有序，連床邊的鞋子都統一擺在床尾。普榮的妻子也是同校教師的白老師說，剛入校



■學校是村裡最漂亮整潔的建築。

為了讓學生學習有看得見的目標和動力，普榮利用節日舉辦家長會，上公開課、與家長座談、聚餐，請村委會把從本鄉畢業在外工作的部分人士請到學校現身說法，讓學生和家長一同感受接受教育和知識對人的改變。

幾次家長會後，家長與學生、學校的溝通互動多了，學生主動學習的意願明顯增強，現在普榮任教的學校沒有一個學生輟學。

憂學生失方向

說起以往學校簡陋，一年四季洗澡只能用冷水對付，幾個老師搭伙用柴火做飯，課餘帶著學生在土方的簡易籃球場上打球……記者問普榮苦不苦，普榮說「不苦」。現在他最憂心的是，資訊發達，學生家長出去打工的也多了，大學生就業難等社會現象也在悄悄影響着學生家長的價值觀，雖然哀牢山遠離都市，但是他擔心孩子們的學習失去動力和方向。



■孩子們的宿舍整潔乾淨。

的新生在老師手把手示範下學會了整理內務，但一部分學生回家一個週末後又疏於整理了，值日老師需要反覆多次敦促和示範，現在一年級新生入校已2個月，都基本適應住校了，學習習慣也在逐漸養成。